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河東記 河東記

黑叟 唐寶應中，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，有姿容而無子息。州有寺名寶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。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「祈一男，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。」陸氏又曰：「儻遂所願，亦以脂粉錢百萬，別繪神仙。」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還。兩月餘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構堂三間，窮極華麗。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，募畫工。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楊、潤、潭、洪及天下畫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償過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說姓名，稱劍南來，且言善畫。泊寺中月餘，一日視其堂壁，數點頭。主事僧曰：「何不速成其事耶？」其人笑曰：「請備燈油，將夜緝其事。」僧從其言。至平明，燦爛光明，儼然一壁。畫人已不見矣。政大設齋，富商來集。政又擇日，率軍吏州民，大陳伎樂。至午時，有一人形容醜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鋤而至。閤者拒之，政令召入，直上魔母堂，舉手鋤以鬪其面，壁乃頽。百萬之眾，鼎沸驚鬧，左右武士欲擒殺之，叟無怖色。政問之曰：「爾顛癩耶？」叟曰：「無。」「爾善畫耶？」叟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緣何事而鬪此也？」叟曰：「恨畫工之罔上也。夫人與上官舍二百萬，圖寫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」政怒而叱之。叟撫掌笑曰：「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為驗耳。」政問曰：「爾妻何在？」叟曰：「住處過湖南三二里。」政令□人隨叟召之。叟自葦庵間，引一女子，年□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豔態媚人，光華動眾。頃刻之間，到寶林寺。百萬之眾，引頸駭觀，皆言所畫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階前，陸氏為之失色。政曰：「爾一賤夫，乃蓄此婦，當進於天子。」叟曰：「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。」政遣卒五□，侍女□人，同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獨在小遊艇中，衛卒侍女妻妻同一大船。將過江，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，忽然飛入遊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趨之。夫妻已出，攜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為白鶴，沖天而去。

蕭洞玄

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，志心學煉神丹，積數年，卒無所就。無何，遇神人授以大還秘訣曰：「法盡此耳，然更須得一同心者，相為表裡，然後可成，盍求諸乎？」洞玄遂周遊天下，歷五嶽四瀆，名山異境，都城聚落，人跡所輾，罔不畢至。經□餘年，不得其人。

至貞元中，洞玄自浙東抵揚州，至亭隸，維舟於逆旅主人。於時舳艫萬艘，隘於河次，堰開爭路。上下眾船，相軋者移時。舟人盡力擠之，見一人船頓，蹙其右臂且折，觀者為之寒栗。其人顏色不變，亦無呻吟之聲，徐歸船中，飲食自若。洞玄深嗟異之，私喜曰：「此豈非天佑我乎？」問其姓名，則曰「終無為。」因與交結。話道欣然，遂不相捨，即俱之王屋。

洞玄出還舟秘訣示之，無為相與揣摩，更終二三年，修行備至。洞玄謁無為曰：「將行道之夕，我當作法護持，君當謹守丹灶。但至五更無言，則攜手上升矣。」無為曰：「我雖無他術，至於忍斷不言，君所知也。」遂□日設壇場，焚金爐，飾丹灶。洞玄繞壇行道步虛，無為於藥灶前，端拱而坐，心誓死不言。

一更後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，謂無為曰：「上帝使問爾，要成道否？」無為不應。須臾，又見群仙，自稱王喬、安期等，謂曰：「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，何得不對？」無為亦不言。有頃，見一女人，年可二八，容華端麗，音韻幽閒，綺羅繽紛，薰灼動地，盤旋良久，調戲無為，無為亦不顧。俄然有虎狼猛獸□餘種類，哮叫騰擲，張口向無為，無為亦不動。有頃，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，並在其前，謂曰：「汝見我，何得無言？」無為涕淚交下，而終不言。俄見一夜叉，身長三丈，目如電蛇，口赤如血，朱髮植竿，鋸牙鉤爪，直衝無為，無為不動。既而有黃衫人，領二手力至，謂無為曰：「大王迫，不願行，但言其故即免。」無為不言。黃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，無為不得已而隨之。

須臾至一府署，云是平等王，南面憑几，威儀甚嚴。厲聲謂無為曰：「爾未合至此，若能一言自辨，即放爾回。」無為不對。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，看諸受罪者，慘毒痛楚，萬狀千名。既回，仍謂之曰：「爾若不言，便入此中矣。」無為心雖恐懼，終亦不言。平等王曰：「即令別受生，不得放歸本處。」無為自此心迷，寂無所知。

俄然復覺，其身托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。初在母胎，猶記宿誓不言。既生，相貌具足，唯不解啼。三日滿月，其家大會親賓，廣張聲樂，乳母抱兒出，眾中遞相憐撫。父母相謂曰：「我兒他日必是貴人，因名曰貴郎。」聰慧日甚，祇不解啼。才及三歲便行，弱不好弄。至五六歲，雖不能言，所為雅有高致。□歲操筆，即成文章，動靜嬉游，必盈紙墨。既及弱冠，儀形甚都，舉止雍雍，可為人表。然自以喑啞，不肯入仕。其家富比王室，金玉滿堂，婢妾歌鐘，極於奢侈。年二□六，父母為之娶妻，妻亦豪家，又絕代姿容，工巧伎樂，無不妙絕。貴郎官名慎微，一生自矜快樂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，端敏惠點，略無倫比。慎微愛念，復過常情。一旦妻及慎微，俱在春庭遊戲。庭中有盤石，可為□人之坐，妻抱其子在上，忽謂慎微曰：「觀君於我，恩愛甚深。今日若不為我發言，便當撲殺君兒。」慎微爭其子不勝，妻舉手向石撲之，腦髓迸出，慎微痛惜撫膺，不覺失聲驚駭。

恍然而寤，則在丹灶之前。而向之盤石，乃丹灶也。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，天欲曉矣，俄聞無為歎息之聲，忽失丹灶所在。二人相與慟哭，即更煉心修行，後亦不知所終。

慈恩塔院女仙

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，月夕，忽見一美婦人，從三四青衣來，繞佛塔言笑，甚有風味。回顧侍婢曰：「白院主，借筆硯來。」乃於北廊柱上題詩曰：「黃子陂頭好月明，忘卻華筵到曉行。煙收山低翠黛橫，折得荷花贈遠生。」題訖，院主執燭將視之，悉變為白鶴，沖天而去。書跡至今尚存。

葉靜能

唐汝陽王好飲，終日不亂。客有至者，莫不留連旦夕。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，王強之酒，不可，曰：「某有一生徒，酒量可為王飲客矣。然雖侏儒，亦有過人者。明日使謁王，王試與之言也。」明且，有投刺曰：「道士常持蒲。」王引入，長二尺。既坐，談胚渾至道，次三皇五帝、歷代興亡、天時人事、經傳子史，歷歷如指諸掌焉。王呿口不能對。既而以王意未洽，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，王則歡然。謂曰：「觀師風度，亦常飲酒乎？」持蒲曰：「唯所命耳。」王即令左右行酒。已數巡，持蒲曰：「此不足為飲也，請移大器中，與王自挹而飲之，量止則已，不亦樂乎？」王又如其言。命醇醪數石，置大斛中，以巨觥取而飲之。王飲中醺然，而持蒲固不擾，風韻轉高。良久，忽謂王曰：「某止此一杯，醉矣。」王曰：「觀師量殊未可足，請更進之。」持蒲曰：「王不知度量有限乎？何必見強。」乃復盡一杯，忽倒，視之則一大酒榼，受五斗焉。

韋丹

唐江西觀察使韋丹，年近四□，舉五經未得。嘗乘蹇驢，至洛陽中橋。見漁者得一鼃，長數尺，置於橋上，呼呻餘喘，須臾將死。群萃觀者，皆欲買而烹之。丹獨憫然，問其直幾何。漁曰：「得二千則贖之。」是時天正寒，韋衫襖袴，無可當者，乃以所乘劣衛易之。既獲，遂放於水中，徒行而去。時有胡蘆先生，不知何所從來，行止迂怪，占事如神。後數日，韋因問命，胡蘆先生倒屣迎門，欣然謂韋曰：「翹望數日，何來晚也？」韋曰：「此來求謁。」先生曰：「我友人元長史，談君美不容口，誠托求識君子，便可偕行。」韋良久思量，知聞間無此官族。因曰：「先生誤，但為某決窮途。」胡蘆曰：「我焉知？君之福壽，非我所知。元公即吾師也，往當自詳之。」相與策杖至通利坊，靜曲幽巷。見一小門，胡蘆先生即扣之。食頃，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。數□步，復入一板門。又□餘步，乃見大門，制度宏麗，擬於公侯之家。復有丫鬟數人，皆及姝美，先出迎客。陳設鮮華，異香滿室。俄而有一老人，鬚眉皓然，身長七尺，褐裘韋帶，從二青衣而出。自稱曰：「元濬之。」向韋盡禮先拜。韋驚，急趨拜曰：「某貧賤小生，不意丈人過垂採錄，韋未喻。」老人曰：「老夫將死之命，為君所生，恩德如此，豈容酬報？仁者固不以此為心，然受恩

者思欲殺身報效耳。」韋乃矍然，知其竈也，然終不顯言之。遂具珍羞，流連竟日。既暮，韋將辭歸，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，授韋曰：「知君要問命，故輒於天曹，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，聊以為報。凡有無，皆君之命也。所貴先知耳。」又謂胡蘆先生曰：「幸借吾五□千文，以充韋君改一乘，早決西行，是所願也。」韋再拜而去。明日，胡蘆先生載五□縵至逆旅中，賴以救濟。其文書具言，明年五月及第；又某年平判入登科，受咸陽尉；又明年登朝，作某官。如是曆官一□七改，皆有年月日。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，至御史大夫。到後三年，廳前皂莢樹花開，當有遷改北歸矣。其後遂無所言，韋常寶持之。自五經及第後，至江西觀察使。每授一官，日月無所差異。洪州使廳前，有皂莢樹一株，歲月頗久。其俗相傳，此樹有花，地主大憂。元和八年，韋在位，一旦樹忽生花，韋遂去官，至中路而卒。初韋遇元長史也，頗怪異之。後每過東路，即於舊居尋訪不獲，問於胡蘆先生。先生曰：「彼神龍也，處化無常，安可尋也？」韋曰：「若然者，安有中橋之患？」胡蘆曰：「逆難困厄，凡人之與聖人，神龍之與■■，皆一時不免也，又何得異焉？」

呂群

唐進士呂群，元和□一年下第游蜀。性粗褊不容物，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。時過褒斜未半，所使多逃去，唯有一廝養。群意淒淒，行次一山嶺，復歇鞍放馬，策杖尋徑，不覺數里。見杉松甚茂，臨溪架水，有一草堂，境頗幽邃，似道士所居，但不見人。復入後齋，有新穿土坑，長可容身。其深數尺，中植一長刀，傍置二刀。又於坑傍壁上，大書云：「兩口加一口，即成獸矣。」群意謂術士厭勝之所，亦不為異。即去一二里，問樵人：「向之所見者，誰氏所處？」樵人曰：「近並無此處。」因復窺之，則不見矣。後所到眾會之所，必先訪其事。或解曰：「兩口君之姓也，加一口品字也。三刀州字，亦象也，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。」群心然之。行至劍南界，計州郡所獲百千，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，行李復泰矣。成都人有曰南賢者，凶猾無狀，貨久不售，群則以二□縵易之。既而鞭撻毀罵，奴不堪命，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，而伺便未發耳。群至漢州，縣令為群致酒宴。時群新製一綠綾裘，甚華潔，縣令方燃蠟炬，將上於台，蠟淚數滴，污群裘上。縣令戲曰：「僕且拉君此裘。」群曰：「拉則為盜矣。」復至眉州，留□餘日。冬至之夕，逗宿眉西之正見寺。其下且欲害之，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，侍燭不絕，其計不行。群此夜忽不樂，及於東壁題詩二篇，其一曰：「路行三蜀盡，身及一陽生。賴有殘燈火，相依坐到明。」其二曰：「社後辭巢燕，霜前別蒂蓬。願為蝴蝶夢，飛去覓關中。」題訖，吟諷久之，數行淚下。明日冬至，抵彭山縣。縣令訪群，群形貌索然，謂縣令曰：「某殆將死乎？」意緒不堪，寥落之甚。縣令曰：「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，足得自寬也。」縣令即為置酒，極歡。至三更，群大醉，舁歸館中。凶奴等已於群所寢牀下，穿一坑，如群之大，深數尺。群至，則舁置坑中，斷其首。又以群所攜劍，當心釘之，覆以土訖，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。後月餘日，奴黨至成都，貨羈衣物略盡。有一人分得綠裘，逕將北歸，卻至漢州街中鬻之。適遇縣令偶出見之，識其燭淚所污，擒而問焉，即皆承伏。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，盡捕得其賊，乃發群死處，於囊中所見，如影響焉。

李敏求

李敏求應進士舉，凡□有餘上，不得第。海內無家，終鮮兄弟姻屬，棲棲丐食，殆無生意。大和初，長安旅舍中，因暮夜，愁惋而坐。忽覺形魂相離，其身飄飄，如雲氣而游。漸涉丘墟，荒野之外，山川草木，無異人間，但不知是何處。良久，望見一城壁，即趨就之。復見人物甚眾，呵呼往來，車馬繁鬧。俄有白衣人走來，拜敏求。敏求曰：「爾非我舊傭保耶？」其人曰：「小人即二郎□年前所使張岸也。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，不幸身先犬馬耳。」又問曰：「爾何所事？」岸對曰：「自到此來，便事柳□八郎，甚蒙驅使。柳□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，非常貴盛，每日判決繁多，造次不可得見，二郎豈不共柳□八郎是往來？今事須見他，岸請先入啟白。」須臾，張岸復出，張敏求入大衙門。正北有大廳屋，丹楹粉壁，壯麗窮極。又過西廡下一橫門，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。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，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，有被枷鎖、牽制於人而俟命者，有抱持文案、窺覷門中而將入者，如叢約數百人。敏求將入門，張岸揮手於其眾曰：「官客來。」其人一時俯首開路，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。著紫衣官人具公服，立於階下。敏求趨拜訖，仰視之，即故柳灑秀才也。灑熟顧敏求，大驚：「未合與足下相見。」乃揖登席，綢繆敘話，不異平生。灑曰：「幽顯殊途，今日吾人此來，大是非意事。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？僕幸居此處，當為吾人理之。」敏求曰：「所以至此者，非有人呼也。」灑沉吟良久曰：「此固有定分，然宜速返。」敏求曰：「受生苦窮薄，故人當要路，不能相發揮乎？」灑曰：「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，豈可將他公事，從其私欲乎？苟有此圖，謫罰無容逃遁矣。然要知祿命，乍可施力。」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：「引二郎至曹司，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。」敏求即隨吏卻出，過大廳東，別入一院。院有四合大屋，約六七間，窗戶盡啟。滿屋唯是大書架，置黃白紙書簿，各題榜，行列不知紀極。其吏止於一架，抽出一卷文，以手葉數數□紙，即反卷□餘行，命敏求讀之。其文曰：「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。其年五月，得錢二百四□貫。」側注朱字：「其錢以伊宰賣莊錢充。」又「至三年得官，食祿張平子。」讀至此，吏復掩之。敏求懇請見其餘，吏固不許，即被引出。又過一門，門扇斜開。敏求傾首窺之，見四合大屋，屋內盡有牀榻，上各有銅印數百顆，雜以赤斑蛇，大小數百餘，更無他物。敏求問吏：「用此何為？」吏笑而不答，遂卻至柳判官處。柳謂敏求曰：「非故人莫能致此，更欲奉留，恐誤足下歸計。」握手敘別，又謂敏求曰：「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，他日請致一枚。」即顧謂張岸：「可將一兩個了事手力，兼所乘鞍馬，送二郎歸。不得妄引經過，恐動他生人。」敏求出至府署外，即乘所借馬，馬疾如風，二人引頭，張岸控轡。須臾到一處，天地漆黑，張岸曰：「二郎珍重。」似被推落大坑中，即如夢覺。於時向曙，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。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。後數月，窮饑益不堪，敏求數年前，曾被伊慎諸子求為妹婿。時方以修進為己任，不然納之。至是有人複語敏求，敏求即欣然欲之。不旬，遂成姻娶。伊氏有五女，其四皆已適人，敏求妻其小者。其兄宰，方貨城南一莊，得錢一千貫，悉將分給五妹為資裝。敏求既成婚，即時領二百千。其姊四人曰：「某娘最小，李郎又貧，盍各率□千以助焉。」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□貫無差矣。敏求先有別色身名，久不得調。其年，乃用此錢參選，三年春，授鄧州向城尉。任官數月，間步縣城外，壞垣堦莽之中，見一古碑，文字磨滅不可識。敏求偶令滌去苔蘚，細辨其題篆，云晉張衡碑，因悟食祿張平子，何其昭昭歟。

獨孤遐叔

貞元中，進士獨孤遐叔，家於長安崇賢里，新娶白氏女。家貧下第，將游劍南，與其妻訣曰：「遲可周歲歸矣。」遐叔至蜀，羈棲不偶，逾二年乃舊。至鄂縣西，去城尚百里，歸心迫速，取是夕及家，趨斜徑疾行。人畜既殆，至金光門五六里，天已暝，絕無逆旅，唯路隅有佛堂，遐叔止焉。時近清明，月色如畫，繫驢於庭外。入空堂中，有桃杏□餘株。夜深，施衾轉於西窗下。偃臥，方思明晨到家，因吟舊詩曰：「近家心轉切，不敢問來人。」至夜分不寐，忽聞牆外有□餘人相呼聲，若里胥田叟，將有供待迎接。須臾，有夫役數人，各持畚鍤箕帚，於庭中糞除訖，復去。有頃，又持牀席牙盤蠟炬之類，及酒具樂器，闐咽而至。遐叔意謂貴族賞會，深慮為其斥逐，乃潛伏屏氣，於佛堂樑上伺之。輔陳既畢，復有公子女郎共□數輩，青衣黃頭亦□數人，步月徐來，言笑宴宴。遂於筵中間坐，獻酬縱橫，履舄交錯。中有一女郎，憂傷摧悴，側身下坐，風韻若似遐叔之妻。窺之大驚，即下屋狀，稍於暗處，迫而察焉，乃真是妻也。方見一少年，舉杯矚之曰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坐不樂。小人竊不自量，願聞金玉之聲。」其妻冤抑悲愁，若無所控訴，而強置於坐也。遂舉金爵，收泣而歌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存耶沒耶？良人去今天之涯，園樹傷心兮三見花。」滿座傾聽，諸女郎轉面揮涕。一人曰：「良人非遠，何天涯之謂乎？」少年相顧大笑。遐叔驚憤久之，計無所出，乃就階陞問，捫一大磚，向坐飛擊。磚才至地，悄然一無所有。遐叔悵然悲惋，謂其妻死矣。速駕而歸，前望其家，步步淒咽。比平明，至其所居，使蒼頭先入，家人並無恙。遐叔乃驚愕，疾走入門，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。遐叔至寢，妻臥猶未興，良久乃曰：「向夢與姊妹之黨，相與玩月，出金光門外，向一野寺，忽為兇暴者數□輩，齋與雜坐飲酒。」又說夢中聚會言語，與遐叔所見並同。又云：「方飲次，忽見大磚飛墜，因遂驚魘殆絕，才寤而君至，豈幽憤之所感耶？」

胡媚兒

唐貞元中，揚州坊市間，忽有一技術丐者，不知所從來。自稱姓胡，名媚兒，所為頗甚怪異。旬日之後，觀者稍稍雲集。其所丐者，日獲千萬。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，可受半升，表裡烘明，如不隔物。遂置於席上，初謂觀者曰：「有人施與滿此瓶子，則足矣。」瓶口剛如葦管大，有人與之百錢，投之，琤然有聲，則見瓶間大如粟粒，眾皆異之。復有人與之千錢，投之如前。又有與萬錢者，亦如之。俄有好事人，與之□萬二□萬，皆如之。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，見人馬皆如蠅大，動行如故。須臾，有度支兩稅綱，自揚州院部輕貨數□車至。駐觀之，以其一時人，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，且謂官物不足疑者。乃謂媚兒曰：「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？」媚兒曰：「許之則可。」綱曰：「且試之。」媚兒乃微側瓶口，大喝，諸車輻輳相繼，悉入瓶，瓶中歷歷如行蟻然。有頃，漸不見。媚兒即跳身入瓶中，綱乃大驚，遽取撲破。求之一無所有，從此失媚兒所在。後月餘日，有人於清河北，逢媚兒。部領車乘，趨東平而去。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。

板橋三娘子

唐汴州西有板橋店，店娃三娘子者，不知何從來。寡居，年三□餘，無男女，亦無親屬。有舍數間，以鬻餐為業。然而家甚富貴，多有驢畜，往來公私車乘，有不逮者，輒賤其估以濟之。人皆謂之有道，故遠近行旅多歸之。元和中，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，過是宿焉。客有先至者六七人，皆據便榻，季和後至，最得深處一榻。榻鄰比主人房壁，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，夜深致酒，與諸客會飲極歡。季和素不飲酒，亦預言笑。至二更許，諸客醉倦，各就寢。三娘子歸室，閉關息燭。人皆熟睡，獨季和轉展不寐。隔壁聞三娘子悉窣，若動物之聲。偶於隙中窺之，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，取燭挑明之，後於巾箱中，取一副耒耜，並一木牛，一木偶人，各大六七寸，置於灶前，含水噴之。二物便行走，小人則牽牛駕耒耜，遂耕牀前一席地，來去數出。又於箱中，取一裹蕎麥子，受於小人種之。須臾生，花發麥熟，令小人收割割踐，可得七八升。又安置小磨子，碾成面訖，卻收木人子於箱中，即取面作燒餅數枚。有頃雞鳴，諸客欲發。三娘子先起點燈，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，與客點心。季和心動遽辭，開門而去，即潛於戶外窺之。乃見諸客圍牀，食燒餅未盡，忽一時路地，作驢鳴，須臾皆變驢矣。三娘子盡驅入店後，而盡沒其貨財。季和亦不告於人，私有慕其術者。後月餘日，季和自東都回，將至板橋店，預作蕎麥燒餅，大小如前。既至，復寓宿焉。三娘子歡悅如初，其夕更無他客，主人供待愈厚。夜深，慙問所欲。季和曰：「明晨發，請隨事點心。」三娘子曰：「此事無疑，但請穩睡。」半夜後，季和窺見之，一依前所為。天明，三娘子具盤食，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。更取他物，季和乘間走下，以先有者易其一枚，彼不知覺也。季和將發，就食，謂三娘子曰：「適會某自有燒餅，請撤去主人者，留待他賓。」即取己者食之。方飲次，三娘子送茶出來。季和曰：「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。」乃揀所易者與啖之。才入口，三娘子據地作驢聲，即立變為驢，甚壯健。季和即乘之發，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。然不得其術，試之不成。季和乘策所變驢，周遊他處，未嘗阻失，日行百里。後四年，乘入關，至華岳廟東五六里。路傍忽見一老人，拍手大笑曰：「板橋三娘子，何得作此形骸？」因捉驢謂季和曰：「彼雖有過，然遭君亦甚矣。可憐許，請從此放之。」老人乃驢口鼻邊，以兩手攣開，三娘子自皮中跳出，宛復舊身。向老人拜訖，走去，更不知所之。

盧佩

貞元末，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。其母先病腰腳，至是病甚，不能下牀榻者累年，曉夜不堪痛楚。佩即棄官，奉母歸長安。寓於常樂里之別第，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。彥伯聲勢重，造次不可一見，佩日往祈請焉。半年餘，乃許一到。佩期某日平旦，是日亭午不來，佩候望於門，心搖目斷。日既漸晚，佩益悵然，忽見一白衣婦人，姿容絕麗，乘一駿馬，從一女僮，自曲之西疾馳東過。有頃，復自東來，至佩處駐馬。謂佩曰：「觀君顏色憂沮，又似有所候待來，請問之。?逆途居論躑一巫■醪痼醺救酥■轟驚缺還宋試偃揆轉司喆郎楹璋傘■婦人曰：「彥伯國醫，無容至此，妾有薄技，不減王彥伯所能，請一見太夫人，必取平差。」佩驚喜，拜於馬首曰：「誠得如此，請以身為僕隸相酬。」佩即先入白母，母方呻吟酸楚之次，聞佩言，忽覺小瘳，遂引婦人至母前。婦人才舉手候之，其母已能自動矣。於是一家歡躍，競持所有金帛，以遺婦人。婦人曰：「此猶未也，當要進一服藥，非止盡除痼疾，抑亦永享眉壽。」母曰：「老婦將死之骨，為天師再生，未知何階上答全德。」婦人曰：「但不棄細微，許奉九郎巾櫛，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。安敢論功乎？」母曰：「佩猶願以身為天師奴，今反得為丈夫，有何不可。」婦人再拜稱謝，遂於女僮手，於所持小妝奩中，取藥一刀圭，以和進母。母入口，積年諸苦，釋然頓平。即具六禮，納為妻，婦人朝夕供養，妻道嚴謹。然每□日，即請一歸本家。佩欲以車輿送迎，即終固辭拒。唯乘舊馬，從女僮，倏忽往來，略無蹤跡。初且欲順適其意，不能究尋，後既多時，頗以為異。一旦，伺其將出，佩即潛往窺之。見乘馬出延興門，馬行空中，佩驚問行者，皆不見。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，巫者陳設酒淆，灑酒祭地。即見婦人下馬，就接而飲之。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，載於馬上，即變為銅錢。又見婦人以策畫地，巫者隨指其處曰：「此可以為穴。」事畢，即乘馬而回。佩心甚惡之，歸具告母。母曰：「吾固知是妖異，為之奈何？」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，佩亦幸焉。後數□日，佩因出南街中，忽逢婦人行李。佩呼曰：「夫人何久不歸？」婦人不顧，促轡而去。明日，使女僮傳語佩曰：「妾誠非匹敵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，故為君治太夫人疾。得平和，君自請相約為夫婦。今既見疑，便當決矣。」佩問女僮：「娘子今安在？」女僮曰：「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諮議矣。」佩曰：「雖欲相棄，何其速歟？」女僮曰：「娘子是地祇，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，長鬢在京城中生人妻，無自居也。」女僮又曰：「娘子終不失所，但嗟九郎福祐太薄，向使娘子長為妻，九郎一家，皆為地仙矣。」盧佩第九也。

黨國清

晉陽東南二□里，有台駘廟，在汾水旁。元和中，王鏐鎮河東時，有里民黨國清者，善建屋。一夕，夢黑衣人至門，謂國清曰：「台駘神召汝。」隨之而去，出都門，行二□里，至台駘神廟。廟門外有吏卒數□，被甲執兵，羅列左右。國清恐悸不敢進，使者曰：「子無懼。」已而入謁，見有兵士百餘人，傳導甚嚴。既再拜，台駘神召國清升階曰：「吾廟宇隳漏，風日飄損，每天雨，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，且爾為吾塞其罅隙，無使有風雨之苦。」國清曰：「謹受命。」於是搏塗登廟舍，盡補其漏。既畢，神召黑衣者，送國清還。出廟門，西北而去。未行□里，忽聞傳呼之聲，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。俄見百餘騎，自北而南，執兵設辟者數□。有一人具冠冕，紫衣金佩，御白馬，儀狀魁偉，殿後者最眾。使者曰：「磨笄山神也。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，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。」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，忽覺目皆微慘，以手搔之，悸然而寤。明日，往台駘廟中，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跡。視其屋，果有補葺之處。及歸，行未六七里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，因往謁焉。見設筵，有巫者呼舞，乃醮神也。國清訊之，曰：「此李氏之居也。李存古嘗為衙將，往年范司空罪其慢法，以有軍功，故有其死，擯於雁門郡。雁門有磨笄山神，存古常禱其廟，願得生還。近者以赦獲歸，存古謂磨笄山神所祐，於是醮之。」果與國清夢同也。

柳灝

柳灝少貧，游嶺表。廣州節度使孔戣，遇之甚厚，贈百餘金，諭令西上。遂與秀才嚴燭、曾黯數人，同舟北歸。至陽朔縣南六□里，方博於舟中，忽推去博局，起離席，以手接一物。初視之，若有人投刺者。即急命衫帶，泊舟而下，立於沙岸，拱揖而言曰：「灝幸得與諸君同事，符命雖至，當須到桂州，然議行李，君宜前路相候。」曾黯見灝之所為，不覺慄然，亦皆舐舌如有所睹。灝即卻入舟中，偃臥吁嗟，良久謂二友曰：「僕已受泰山主簿，向者車乘吏從畢至，已與約至桂州矣。」自是無復笑言。亦無疾，但每至夜泊之處，則必箕踞而坐，指揮處分，皆非生者所為。陽朔去州尚三日程，其五□灘，常須舟人盡力乃過，至是一宿而至。灝常見二紫衣，具軍容，執錘，驅百餘卒，在水中推挽其舟。灝至桂州，修家書才畢而卒。時唐元和□四年八月也。

王錡

天興丞王錡，寶歷中，嘗游隴州。道憩於大樹下，解鞍籍地而寢。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，見紫衣乘車，從數騎，敕左右曰：「屈王丞來。」引錡至，則帳幄陳設已具，與錡坐語良久。錡不知所呼，每承言，即徘徊鹵莽。紫衣覺之，乃曰：「某潦倒一任二□年，足下要相呼，亦可謂為王耳。」錡曰：「未論大王何所自？」曰：「恬昔為秦築長城，以此微功，屢蒙重任。泊始皇帝晏

駕，某為群小所構，橫被誅夷。上帝仍以長城之役，勞功害民，配守吳岳。當時吳山有岳號，眾咸謂某為王。其後岳職卻歸於華山，某罰配年月未滿，官曹移便，無所主管，但守空山，人跡所稀，寂寞頗甚。又緣已被虛名，不能下就小職，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。偶此相遇，思少從容。」錡曰：「某名跡幽沉，質性孱懦，幸蒙一顧之惠，不知何以奉教？」恬曰：「本緣奉慕，顧展儀儀。何幸遽垂厚意，誠有事則又如何？」錡曰：「幸甚！」恬曰：「久聞散，思有以效用。如今士馬處處有主，不可奪他權柄。此後三年，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。若早圖謀，必可將領。所必奉托者，可致紙錢萬張。某以此藉手，方諧矣。」錡許諾而寤，流汗灑灑，乃市紙萬張以焚之。及太和四年，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。後節度使溫造，誅其凶黨八百人。

馬朝

馬朝者，天平軍步卒也。太和初，滄州李同捷叛，詔鄆師討之，朝是在行。至平原南，與賊相持累旬。朝之子士俊，自鄆饋食，適至軍中，會戰有期。朝年老，啟其將曰：「長男士俊，年少有力，又善弓矢，來日之行，乞請自代。」主將許之。及戰，鄆師小北，而士俊連中重瘡，仆於鬥場，夜久得蘇。忽有傳呼，語言頗類將吏數人者，且無燭。士俊窺之不見，但聞按據簿書，稱點名姓。俄次士俊，則呼馬朝。傍有人曰：「不是本身，速令追召。」言訖遂過。及遠，猶聞其檢閱未已。士俊惶惑，力起徐歸。四更方至營門，營吏納之。因扶持送至朝所，朝謂其已死，及見驚喜，即洗瘡傅藥。乃曰：「汝可飲少酒粥，以求寢也。」即出汲水。時營中士馬極眾，每三二百人，則同一井。井及周圍百步，皆為隧道，漸以及泉，蓋使眾人得以環汲也。時朝以罌缶汲水，引重之際，泥滑，顛仆於地。地中素有折刀，朝心正貫其刀。久而士俊懼其未回，告於同幕者，及到則已絕矣。士俊旬日乃愈。

韓弁

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。蕃戎背信，掌書記韓弁遇害。弁素與櫟陽尉李續友。因晝寢，忽夢弁被髮披衣，面目盡血。續初不識，乃稱姓名，相勞勉如平生。謂弁曰：「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，惟悴困辱不可言，間來奉詣耳，別後有一詩奉呈。」悲吟曰：「我有敵國仇，無人可為雪。每至秦隴頭，遊魂自嗚咽。」臨別，謂續曰：「吾久饑渴，君至明日午時，於宅西南，為置酒饌錢物，亦平生之分盡矣。」續許之。及覺，悲愴待旦。至午時，如言祭之，忽有黑風自西來，旋轉筵上，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，舉邑人觀之。時貞元四年也。

韋浦

韋浦者，自壽州士曹赴選。至閩鄉逆旅，方就食。忽有一人前拜曰：「客歸元祀，常力鞭轡之任，願備門下廝養卒。」浦視之，衣甚垢而神采爽邁，因謂曰：「爾何從而至？」對曰：「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，歲月頗多，給事亦勤，甚見親任。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，求卜判官買腰帶，某於其下丐茶酒直，遂有言語相及。六郎謂某有所欺，斥留於此。某傭賤，復鮮資用，非有符牒，不能越關禁。伏知二□二郎將西去，儻因而獲歸，為願足矣。或不棄頑下，終賜鞭驅，小人之分，又何幸焉！」浦許之。食畢，乃行□數里，承順指顧，無不先意，浦極謂得人。俄而憩於茶肆，有扁乘數□適至，方解轅縱牛，齧草路左。歸趨過牛群，以手批一牛足，牛即鳴痛不能前。主初不之見，遽將求醫，歸謂曰：「吾常為獸醫，為爾療此牛。」即於牆下捻碎土少許，傅牛腳上，因疾驅數□步，牛遂如故。眾皆興歎。其主乃賞茶二斤，即進於浦曰：「庸奴幸蒙見諾，思以薄伎所獲，效獻芹者。」浦益憐之。次於潼關，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，乃見歸以手捏其背，稚兒即驚悶絕，食頃不寤。主人曰：「是狀為中惡。」疾呼二娘，久方至。二娘，巫者也，至則以琵琶迎神。欠嚏良久，曰：「三郎至矣，傳語主人，此客鬼為祟，吾且錄之矣。」言其狀與服色，真歸也。又曰：「若以蘭湯浴之，此患除矣。」如言而稚兒立愈。浦見歸所為，已惡之，及巫者有說，呼則不至矣。明日又行，次赤水西，路傍忽見元祀，破弊紫衫，有若負而顧步甚重。曰：「某不敢以為羞恥，便不見二□二郎。某客鬼也，昨日之事，不敢復言。已見責於華嶽神君。巫者所云三郎，即金天也。某為此界，不果閒行，受笞至重。方見二□二郎，到京當得本處縣令，無足憂也，他日亦此佇還車耳。」浦云：「爾前所說馮六郎等，豈皆人也？」歸曰：「馮六郎名夷，即河伯，軒轅天子之愛子也。卜判官名和，即昔別足者也。善別寶，地府以為荊山玉使判官，軒轅家奴客。小事不相容忍，遽令某失馮六郎意，今日迺躓，實此之由。」浦曰：「馮何得第六？」曰：「馮水官也，水成數六耳。故黃帝四子，轉轅四郎，即其最小者也。」浦其年選授霍丘令，如其言，及赴官至此，雖無所睹，臍饜如有物焉。

鄭駟

鄭駟，貞元中進士擢第，調補門下典儀，第三□五。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，為一縣之勝。駟兄弟四人，曰駟、曰驥、曰駒。駒與駟，有科名時譽，縣大夫泊邑客無不傾向之。駟與渭橋給納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，時往求丐，高為設饔食。其夜，暴病霍亂而卒。時方暑，不及候其家人，即為具棺槨衾斂之。冥器奴馬，無不精備。題冥器童背，一曰鷹兒，一曰鷓子。馬有青色者，題云撒豆驄。□數日，柩歸華陰別墅。時邑客李道古游號川半月矣，未知駟之死也。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，忽逢駟自北來，車僕甚盛。李曰：「別來旬日，行李何盛耶？」色氣忻然。謂李曰：「多荷渭橋老高所致。」即呼二童：「鷹兒、鷓子參李大郎。」戲謂曰：「明時文士，乃蓄鷹鷓耶？」駟又指所乘馬曰：「兼請看僕撒豆驄。」李曰：「僕頗有羨色如何？」駟曰：「但勤修令德，致之何難？」乃相與並轡，至野狐泉。李欲留食，駟以馬策過，曰：「去家咫尺，何必食為？」有頃，到華陰岳廟東，駟揖李曰：「自此徑路歸矣。」李曰：「且相隨至縣，幸不回路。」駟曰：「僕離家半月，還要早歸。」固不肯過岳廟。須臾，李至縣，問吏曰：「令與諸官何在？」曰：「適往縣南慰鄭三□四郎矣。」李曰：「慰何事？」吏曰：「鄭三□五郎，今月初向渭橋亡，神柩昨夜歸莊耳。」李驟然曰：「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。」一縣人吏皆曰不虛，李愕然，猶未之信。即策馬疾馳，往鄭莊，中路逢縣吏崔頰、縣丞裴懸、主簿盧士瓊、縣尉莊儒、及其弟莊古、邑客韋納、郭存中，並自鄭莊回。立馬敘言，李乃大驚，良久方能言，且憂身之及後。往來者，往往於京城中關處即逢，行李僕馬，不異李之所見，而不復有言。

成叔弁

元和□三年，江陵編戶成叔弁有女曰興娘，年□七。忽有媒氏詣門云：「有田家郎君，願結姻媿，見在門。」叔弁召其妻共窺之，人質頗不愜。即辭曰：「興娘年少，未辦資裝。」門外聞之，即趨入曰：「擬田郎參丈人丈母。」叔弁不顧，遽與妻避之。田奴曰：「田四郎上界香郎，索爾女不得耶？」即笑一聲，便有二人，自空而下。曰：「相呼何事？」田曰：「成家見有一女，某今商量，確然不可，二郎以為何如？」二人曰：「彼固不知，安有不可？幸容言議。況小郎娘子魂識，已隨足下，慕足下深矣。黎庶何知，不用苦怪。?恣雲揆籙懷四綳鬆叫於房中曰：「嫁與田四郎去。」叔弁既覺非人，即下階辭曰：「貧家養女，不喜觀矚。四郎意旨，敢不從命。但且坐，與媒氏商量，無太匆匆也。」四人相顧大笑曰：「定矣。」叔弁即令市果實，備茶餅，就堂垂簾而坐。媒氏曰：「田家意不美滿，四郎亦太匆匆。今三郎君總是詞人，請聯句一篇然後定。」眾皆大笑樂曰：「老嫗但作媒，何必議他聯句事？」媒氏固請。田郎良久乃吟曰：「一點紅裳出翠微，秋天雲靜月離離。」田請叔弁繼之，叔弁素不知書，固辭，往復再四。食頃，忽聞堂上有人語曰：「何不云：『天曹使者徒回首，何不從他九族卑。』」言訖，媒與三人絕倒大笑曰：「向道魔語，今欲何如？」四人一時趨出，不復更來。其女若醉人狂言，四人去後，亦遂醒矣。

送書使者

昔有送書使者，出蘭陵坊西門，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，長髻危冠，領二青裙，羊髻，亦長丈餘，各擔二大甕，甕中數□小兒，啼者笑者，兩兩三三，自相戲樂。既見使者，道士回顧羊髻曰：「庵庵。」羊髻應曰：「納納。」甕中小兒齊聲曰：「嘶嘶。」一時北走，不知所之。

臧夏

上都安邑坊□字街東，有陸氏宅，制度古醜，人常謂凶宅。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，與其兄咸嘗晝寢，忽夢魘，良久方寤。曰：「始見一女人，綠裙紅袖，自東街而下，弱質纖腰，如務濛花，收泣而云：『聽妾一篇幽恨之句。』」其辭曰：「卜得上峽

日，秋天風浪多。江陵一夜雨，腸斷木蘭歌。」

踏歌鬼

長慶中，有人於河中舜城北鵲樓下見二鬼，各長三丈許，青衫白袴，連臂踏歌曰：「河水流囹圄，山頭種蕎麥。兩個胡孫門底來，東家阿嫂決一百。」言畢而沒。

盧燕

長慶四年冬，進士盧燕，新昌里居。晨出坊北街，槐影扶疏，殘月猶在，見一婦人，長三丈許，衣服盡黑。驅一物，狀若羝羊，亦高丈許，自東之西。燕惶駭卻走，婦人呼曰：「盧五，見人莫多言。」竟不知是何物也。

韋齊休

韋齊休，擢進士第，累官至員外郎，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。太和八年，卒於潤州之官舍。三更後，將小斂，忽於西壁下大聲曰：「傳語娘子，且止哭，當有處分。」其妻大驚，仆地不蘇。齊休於衾下厲聲曰：「娘子今為鬼妻，聞鬼語，忽驚悸耶？」妻即起曰：「非為畏悸，但不合與君遠隔幽明，孤惶無所依怙。不意神識有知，忽通言語，不覺昏絕，誠俟明教，豈敢有違？」齊休曰：「死生之期，涉於真宰。夫婦之道，重在人倫。某與娘子，情義至深，他生亦未相捨。今某屍骸且在，足寬襟抱，家事大小，且須商量，不可空為兒女悲泣，使某幽冥間更憂妻孥也。夜來諸事，並自勞心，總無失脫，可助僕喜。」妻曰：「何也？」齊休曰：「昨日湖州庚七寄買口錢，蒼遑之際，不免專心部署。今則一文不欠，亦足為慰。」良久語絕，即各營喪事。才曙，復聞呼：「適到張清家，近造得三間草堂，前屋舍自足，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。」其夕，張清似夢中。忽見齊休曰：「我昨日已死，先令買塋三畝地，可速支關佈置。」一一分明，張清悉依其命。及將歸，自擇發日，呼喚一如常時。婢僕將有私竊，無不發摘，隨事捶撻。及至京，便之塋所。張清准擬皆畢。數日，向三更，忽呼其下曰：「速起，報堂前，蕭三郎來相看，可隨事具食。款待如法，妨他忙也。」二人語，歷歷可聽。蕭三郎者，即職方郎中蕭徹，是日卒於興化里。其夕遂來，俄聞蕭呼歎曰：「死生之理，僕不敢恨。但可異者，僕數日前，因至少陵別墅，偶題一首詩，今思之，乃是生作鬼詩。」因吟曰：「新構茅齋野澗東，松楸交影足悲風。人間歲月如流水，何事頻行此路中。」齊休亦悲咤曰：「足下此詩，蓋是自識。僕生前忝有科名，粗亦為人所知。死未數日，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，殊為著鈍，然雖細思之，已是落他蕪境。」乃詠曰：「潤水濺濺流不絕，芳草綿綿野花發。自去自來人不知，黃昏惟有青山月。」蕭亦歎羨之曰：「韋四公死已多時，猶不甘此事，僕乃適來人也，遽為游岱之魂，何以堪處？」即聞相別而去。又數日，亭午間，呼曰：「裴二□一郎來慰，可具食，我自迎去。」其日，裴氏昆季果來。至啟夏門外，猝然神聳。又素聞其事，遂不敢行弔而回。裴即長安縣令，名觀，齊休之妻兄也。其部曲子弟，動即罪責，不堪其懼，及今未已，不知竟如之何。

段何

進士段何，賃居客戶里。太和八年夏，臥疾逾月。小愈，晝日因力櫛沐，憑几而坐。忽有一丈夫，自所居壁縫中出，裳而不衣，嘯傲立於何前。熟顧何曰：「疾病若此，胡不娶一妻，俾侍疾，忽爾病卒，則如之何？」何知其鬼物矣。曰：「某舉子貧寒，無意婚娶。」其人曰：「請與君作媒氏，今有人家女子，容德可觀，中外清顯，姻屬甚廣，自有資從，不煩君財聘。」何曰：「未成名，終無此意。」其人又曰：「不以禮，亦可矣，今便與君迎來。」其人遂出門，須臾復來。曰：「至矣。」俄有四人，負金壁輿，從二青衣，一雲髻，一半髻，皆絕色。二蒼頭，持裝奩衣篋，直置輿於階前。媒者又引入閣中，垂幃掩戶，復至何前曰：「迎他良家子來，都不為禮，無乃不可乎？」何惡之，兼以困憊，就枕不顧。媒又曰：「縱無意收采，第試一觀。」如是說諭再三，何終不應。食頃，媒者復引出門，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，置何案上而去。其詩云：「樂廣清羸經幾年，姮娥相托不論錢。輕盈妙質歸何處，惆悵碧樓紅玉田。」其書跡柔媚，亦無姓名，紙末唯書一「我」字。何自此疾病日退。

蘊都師

經行寺僧行蘊，為其寺都僧，嘗及初秋，將備盂蘭會，灑掃堂殿，齊整佛事。見一佛前化生，姿容妖冶，手持蓮花，向人似有意。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：「世間女人，有似此者，我以為婦。」其夕歸院，夜未分，有款扉者曰：「蓮花娘子來。」蘊都師不知悟也，即應曰：「官家法禁極嚴，今寺門已閉，夫人何從至此？」既開門，蓮花及一從婢，妖姿麗質，妙絕無倫。謂蘊都師曰：「多種中無量勝因，常得親奉大圓正智。不謂今日，聞師一言，忽生俗想，今已謫為人。當奉執巾鉢，朝來之意，豈遽忘耶？」蘊都師曰：「某信愚昧，常獲僧戒，素非省相識，何嘗見夫人，遂相給也。」即曰：「師朝來佛前見我，謂家人曰：『儻貌類我，將以為婦。』言猶在耳，我感師此言，誠願委質。因自袖中出化生日，豈相給乎？」蘊師悟非人，回惶之際，蓮花即顧侍婢曰：「露仙可備帷幄。」露仙乃陳設寢處，皆極華美。蘊雖駭異，然心亦喜之，謂蓮花曰：「某便誓心矣，但以僧法不容，久居寺舍，如何？」蓮花大笑曰：「某天人，豈凡識所及，且終不以累師。」遂綢繆敘語，詞氣清婉。俄而滅燭，童子等猶潛聽伺之。未食頃，忽聞蘊失聲，冤楚頗極。遽引燎照之，至則拒戶闔，禁不可發。但聞狹牙齧舌嚼骨之聲，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：「賊禿奴，遭爾辭家剃髮，因何起妄想之心？假如我真女人，豈嫁與爾作婦耶？」於是馳告寺眾，壞垣以窺之，乃二夜叉也。鋸牙植髮，長比巨人，嗥叫拿獲，騰蹕而出。後僧見佛壁座上，有二畫夜叉，正類所睹，唇吻間猶有血痕焉。

許琛

王潛之鎮江陵也，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，二更後暴卒，至五更又蘇。謂其儕曰：初見二人黃衫，急呼出使院門，因被領去。其北可行六七□里，荆棘榛莽之中，微有徑路。須臾，至一所楔門，高廣各三丈餘，橫楣上，大字書標榜，曰「鴉鳴國」。二人即領琛入此門，門內氣黯慘，如人間黃昏已後，兼無城壁屋宇，唯有古槐萬萬株，樹上群鴉鳴噪，咫尺不聞人聲。如此又行四五□里許，方過其處。又領到一城壁，曹署牙門極偉，亦甚嚴肅。二人即領過曰：「追得取烏人到。」廳上有一紫衣官人，據案而坐，問琛曰：「爾解取鴉否？」琛即訴曰：「某父兄弟，少小皆在使院，執行文案，實不業取鴉。」官人即怒，因謂二領者曰：「何得亂次追人？」吏良久惶懼伏罪，曰：「實是誤。」官人顧琛曰：「即放卻還去。」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，復有一紫衣人，身長大，黑色，以綿包頭，似有所傷者，西向坐大繩牀。顧見琛訖，遂謂當案官人曰：「要共此人路語。」即近副階立，呼琛曰：「爾豈不即歸耶？見王僕射，為我云：『武相公傳語僕射，深愧每惠錢物。然皆碎惡，不堪行用，今此有事，切要五萬張紙錢，望求好紙燒之。燒時勿令人觸，至此即完全矣，且與僕射不久相見。』」言訖，琛唱喏，走出門外。復見二使者卻領回，云：「我誤追你來，幾不得脫，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。」琛問，曰：「所捕鴉鳴國，周遶數百里，其間日月所不及，終日昏暗，常以鴉鳴知晝夜。是雖禽鳥，亦有謫罰。其陽道陰滿者，即捕來，以備此中鳴噪耳。」又問曰：「鴉鳴國空地奚為？」二人曰：「人死則有鬼，鬼復有死，若無此地，何以處之？」初琛死也，已聞於潛。既蘇，復報之。潛問其故，琛所見即具陳白。潛聞之，甚惡即相見之說。然問其形狀，真武相也。潛與武相素善，累官皆武相所拔用，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，由是以琛言可驗。遂市藤紙□萬張，以如其請。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，即此夕五更暴卒焉。時大和二年四月。至三年正月，王僕射亡矣。

崔紹

崔紹者，博陵王玄暉曾孫。其大父武，嘗從事於桂林。其父直，元和初，亦從事於南海。常假郡符於端州，直處官清苦，不蓄羨財，給家之外，悉拯親故。在郡歲餘，因得風疾，退臥客舍，伏枕累年。居素貧，無何，寢疾復久，身謝之日，家徒索然。由是眷屬輩不克北歸，紹遂孜孜履善，不墮素業。南越會府，有攝官承乏之利，濟淪落羈滯衣冠。紹迫於凍餒，常屈至於此。賈繼宗，外表兄夏侯氏之子，則紹之子婿，因緣還往，頗熟其家。大和六年，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，因舉請紹為掾屬。康之附郭縣曰端谿，端溪假尉隴西李彘，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。紹與彘，錫類之情，素頗友洽，崔李之居，復隅落相近。彘之家，畜一女貓，常往來紹家捕鼠。南土風俗，惡他舍之貓產子其家，以為大不詳。彘之貓產二子於紹家，紹甚惡之。因命家童，繫三貓於筐

篋，加之以石，復以繩固筐口，投之於江。是後不累月，紹丁所出榮陽鄭氏之喪，解職，居且苦貧。孤孀數輩，餽粥之費，晨暮不充，遂薄游羊城之郡，丐於親故。大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，歷抵海隅諸郡，至其年九月□六日達雷州。紹家常事一字天王，已兩世矣。雷州舍於客館中。其月二□四日，忽得熱疾，一夕遂重，二日遂殛。將殛之際，忽見二人焉，一人衣黃，一人衣皂，手執文帖，云：「奉王命追公。」紹初拒之，云：「平生履善，不省為惡，今有何事，被此追呼？」二使人大怒曰：「公殺無辜三人，冤家上訴，奉天符下降，令按劾公。方當與冤家對命，奈何猶敢稱屈，違拒王命？」遂展帖示。紹見文字分明，但不許細讀耳。紹頗畏讐，不知所裁。頃刻間，見一神人來，二使者俯伏禮敬。神謂紹曰：「爾識我否？」紹曰：「不識。」神曰：「我一字天王也，常為爾家供養久矣。每思以報之，今知爾有難，故來相救。」紹拜伏求救，天王曰：「爾但共我行，必無憂患。」王遂行，紹次之，二使者押紹之後。通衢廣陌，杳不可知際。行五□許里，天王問紹：「爾莫困否？」紹對曰：「亦不甚困，猶可支持三二□里。」天王曰：「欲到矣。」逡巡，遙見一城門，牆高數□仞，門樓甚大，有二神守之。其神見天王，側立敬懼。更行五里，又見一城門，四神守之。其神見天王之禮，亦如第一門。又行三里許，復有一城門，其門關閉。天王謂紹曰：「爾且立於此，待我先入。」天王遂乘空而過。食頃，聞搖鈴巢之聲，城門洞開，見□神人，天王亦在其間，神人色甚憂懼。更行一里，又見一城門，有八街，街極廣闊，街兩邊有雜樹，不識其名目。有神人甚多，不知數，皆羅立於樹下。八街之中，有一街最大，街西而行，又有一城門，門兩邊各有數□間樓，並垂簾。街衢人物頗眾，車輿合雜，朱紫繽紛，亦有乘馬者，亦有乘驢者，一似人間模樣。此門無神看守。更一門，盡是高樓，不記間數。珠簾翠幕，眩惑人目，樓上悉是婦人，更無丈夫。衣服鮮明，裝飾新異，窮極奢麗，非人寰所睹。其門有朱旗，銀泥面旗，旗數甚多，亦有著紫人數百。天王立紹於門外，便自入去。使者遂領紹到一廳。使者先領見王判官，既至廳前，見王判官著綠，降階相見，情禮甚厚。而答紹拜，兼通寒暄，問第行，延升階與坐，命煎茶。良久，顧紹曰：「公尚未生。」紹初不曉其言，心甚疑懼。判官云：「陰司諱死，所以喚死為生。」催茶，茶到，判官云：「勿吃，此非人間茶。」逡巡，有著黃人，提一瓶茶來，云：「此是陽官茶，紹可吃矣。」紹吃三碗訖，判官則領紹見大王，手中把一紙文書，亦不通入。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，天王向大王云：「只為此來。」大王曰：「有冤家上訴，手雖不殺，口中處分，令殺於江中。」天王令喚崔紹冤家，有紫衣□餘人，齊唱喏走出。頃刻間，有一人，著紫襪衫，執牙笏，下有一紙狀，領一婦人來，兼領二子，皆人身而貓首。婦人著慘裙黃衫子，一女子亦然，一男子亦然，著皂衫。三冤家號泣不已，稱崔紹非理相害。天王向紹言：「速開口與功德。」紹忙懼之中，都忘人間經佛名目，唯記得《佛頂尊勝經》，遂發願，各與寫經一卷。言訖，便不見婦人等。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升階與坐，紹拜謝大王，王答拜。紹謙讓曰：「凡夫小生，冤家陳訴，罪當不赦，敢望生回？大王尊重，如是答拜，紹實所不安。」大王曰：「公事已畢，即還生路。存歿殊途，固不合受拜。」大王問紹：「公是誰家子弟？」紹具以房族答之。大王曰：「此若然者，與公是親家，總是人間馬僕射。」紹即起申敬。馬僕射猶子礪夫，則紹之妹夫。大王問礪夫安在？紹曰：「闊別已久，知家寄杭州。」大王又曰：「莫怪此來，奉天符令動，今則卻還人道。」便回顧王判官云：「崔子停止何處？」判官曰：「便在某廳中安置。」天王云：「甚好。」紹復咨啟大王：「大王在生，名德至重，官位極崇，則合卻歸人天，為貴人身，何得在陰司職？」大王笑曰：「此官職至不易得，先是杜司徒任此職，總濫蒙司徒知愛，舉以自代，所以得處此位，豈容易致哉？」紹復問曰：「司徒替何人？」曰：「替李若初。若初性嚴寡恕，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，杜公替之。」紹又曰：「無因得一至此，更欲咨問大王。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，紹不才，兼本抱疾，不敢望人間官職。然願有親故，願一知之，不知可否？」曰：「他人則不可得見，緣與公是親情，特為致之。」大王顧謂王判官曰：「從許一見之，切須誠約，不得令漏泄。漏泄之，則終身啞啞。」又曰：「不知紹先父在此，復以受生？」大王曰：「見在此充職。」紹涕泣曰：「願一拜覲，不知可否？」王曰：「亡歿多年，不得相見。」紹起辭大王，其一字天王，送紹到王判官廳中。鋪陳瞻給，一似人間。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，廊下又有一樓，便引紹入門。滿壁悉是金榜銀榜，備列人間貴人姓名。將相二色，名列金榜。將相以下，悉列銀榜。更有長鐵榜，列州縣府僚屬姓名。所見三榜之人，悉是在世人。若謝世者，則隨所落籍。王判官謂紹曰：「見之則可，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。已在位者，猶可言之。未當位者，不可漏泄，當犯大王向來之誡。世人能行好心，必受善報。其陰司誅責噁心人頗甚。」紹在王判官廳中，停止三日，旦暮嚴，打警鼓數百面，唯不吹角而已。紹問判官曰：「冥司諸事，一切盡似人間，惟空鼓而無角，不知何謂？」判官曰：「夫角聲者，象龍吟也。龍者，金精也。金精者，陽之精也。陰府者，至陰之司。所以至陰之所，不欲聞至陽之聲。」紹又問判官曰：「聞陰司有地獄，不知何在？」判官曰：「地獄名目不少，去此不遠，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。」又問：「此處城池人物，何盛如是？」判官曰：「此王城也，何得怪盛。」紹又問：「王城之人如海，豈得俱無罪乎？而不入地猶耶？」判官曰：「得處王城者，是業輕之人，不合入地獄。候有生關，則隨分高下，各得受生。」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，流到州二年，與紹鄰居，紹洪復累世通舊，情愛頗洽。紹發康州之日，評事猶甚康寧。去後半月，染疾而卒。紹未回，都不知之。及追到冥司，已見田生在彼，田崔相見，彼此涕泣。田謂紹曰：「洪別公後來，未經旬日，身已謝世矣。不知公何事，忽然到此？」紹曰：「被大王追勸少事，事亦尋了，即得放回。」洪曰：「有少情事，切敢奉托，洪本無子，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，已喚致得。年六□，方自有一子。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，以異姓承家。既自有子，又不令外孫歸本族，見為此事，被勸劾頗甚。令公卻回，望為洪百計致一書，與洪兒子，速令鄭氏子歸本宗。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，洪垂盡之年，竄遠逐地，主人情厚，每事相依。及身歿之後，又發遣小兒北歸，使道體歸葬本土，眷屬免滯荒陬。雖仁者用心，固合如是，在洪淺劣，何以當之？但荷恩於重泉，恨無力報。」言訖，二人慟哭而別。居三日，王判官曰：「歸可矣，不可久處於此。」一字天王與紹欲回，大王出送。天王行李頗盛，道引騎從，闐塞街衢。天王乘一小山自行，大王處分，與紹馬騎。盡諸城門，大王下馬，拜別天王。天王坐山不下，然從紹相別，紹跪拜，大王亦還拜訖。大王便回，紹與天王自歸。行至半路，見四人，皆人身而魚首，著慘綠衫，把笏，衫上微有血污，臨一峻坑立。泣拜諸紹曰：「性命危急，欲墮此坑，非公不能相活。」紹曰：「僕何力以救公？」四人曰：「公但許諾則得。」紹曰：「灼然得。」四人拜謝。又云：「性命已蒙君放訖，更欲啟難發之口，有無厭之求，公莫怪否？」紹曰：「但力及者，盡力而應之。」曰：「四人共就公乞一部《金光明經》，則得度脫罪身矣，紹復許。」言畢，四人皆不見。卻回至雷州客館，見本身偃臥於牀，以被蒙覆手足。天王曰：「此則公身也，但徐徐入之，莫懼。」如天王言，入本身便活，及蘇。問家人輩，死已七日矣。唯心及口鼻微暖，蘇後一日許。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，又見階前有一木盆，盆中以水養四鯉魚，紹問此是何魚，家人曰：「本買充廚膳，以郎君疾殛，不及修理。」紹曰：「得非臨坑四人乎？」遂命投之於陂池中，兼發願與寫《金光明經》一部。

辛察

大和四年□二月九日，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。前二日之夕，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，忽患頭痛而絕。心上微暖，初見有黃衫人，就其牀，以手相就而出。既而返顧本身，則已僵矣。其妻兒等，方抱持號泣，噴水灸灼，一家倉惶。察心甚惡之，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。至門外，黃衫人踟躕良久，謂察曰：「君未合去，但致錢二千緡，便當相舍。」察曰：「某素貧，何由致此？」黃衫曰：「紙錢也。」遂相與卻入庭際，大呼其妻數聲，皆不應。黃衫哂曰：「如此，不可也。」乃指一家僮，致察以手扶其背，因令達語求錢。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。察見紙錢燒訖，皆化為銅錢。黃衫乃次第抽拽積之，又謂察曰：「一等為惠，請兼致願直送出城。」察思度良久，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，有一力車傭載者，亦常往來。遂與黃衫俱詣其門，門即閉關矣。察叩之，車者出曰：「夜已久，安得來耶？」察曰：「有客要相顧，載錢至延平門外。」車曰：「諾。」即來，裝其錢訖，察將不行，黃衫又邀曰：「請相送至城門。」三人相引部領，歷城西街，抵長興西南而行。時落月輝輝，鐘鼓將動。黃衫曰：「天方曙，不可往矣，當且止延福沈氏廟。」逡巡至焉，其門亦閉。黃衫叩之，俄有一女人，可年五□餘，紫裙白襦，自出應門。黃衫謝曰：「夫人幸勿怪，其後日當有公事，方來此廟中。今有少錢，未可遽提去，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。後日公事了，即當般取。」女人許之。察與黃衫及車人，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。又於戶外，見有葦席數領，遂取之覆。才畢，天色方曉，黃衫辭謝而去。察與

車者相隨歸。至家，見其身猶為家人等抱持，灸療如故，不覺形神合而蘇。良久，思如夢非夢，乃曰：「向者更何事？」妻具言家董中惡，作君語，索六百張紙作錢，以焚之，皆如前事。察頗驚異，遽至車子家。車家見察曰：「君來，正解夢耳。夜來所夢，不似尋常。分明自君家，別與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，歷歷如在目前。」察愈驚駭。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，二人素不至此，既而宛然昨宵行止。即於廟西北角，見一兩片蘆席，其下紙縑存焉。察與車夫，皆識夜來致錢之所。即訪女人，守門者曰：「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，無他人也。」沈氏有臧獲，亦住廟旁。聞語其事，及形狀衣服，乃泣曰：「我太夫人也。」其夕五更，魏氏一家，聞打門聲，使候之，即無所見。如是者三四，式意謂之盜。明日，宣言於縣胥，求備之。其日，式夜邀客為煎餅，食訖而卒。察欲驗黃衫所言公事，嘗自於其側偵之，至是果然矣。

龔播

龔播者，峽中雲安臨鹽賈也。其初其窮，以販鬻蔬果自業，結草廬於江邊居之。忽遇風雨之夕，天地陰黑。見江南有炬火，復聞人呼船求濟急，時已夜深，人皆息矣。播即獨棹小艇，涉風而濟之。至則執炬者仆地，視之即金人也，長四尺餘。播即載之以歸，於是遂富，經營販鬻，動獲厚利。不□餘年間，積財巨萬，竟為三蜀大賈。

申屠澄

申屠澄者，貞元九年，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。之官，至真符縣東□里許遇風雪大寒，馬不能進。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煦，澄往就之。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，其女年方□四五，雖蓬髮垢衣，而雪膚花臉，舉止妍媚。父嫗見澄來，遽起曰：「客衝雪寒甚，請前就火。」澄坐良久，天色已晚，風雪不止，澄曰：「西去縣尚遠，請宿於此。」父嫗曰：「苟不以蓬室為陋，敢不承命。」澄遂解鞍，施衾禱焉。其女見客，更修容靚飾，自帷箔間復出，而閑麗之態，尤倍昔時。有頃，嫗自外挈酒壺至，於火前暖飲。謂澄曰：「以君冒寒，且進一杯，以禦凝冽。」因揖讓曰：「始自主人。」翁即巡行，澄當焚尾。澄因曰：「座上尚欠小娘子。」父嫗皆笑曰：「田捨家所育，豈可備賓主？」女子即回眸斜睨曰：「酒豈足貴，謂人不宜預飲也。」母即牽裙，使坐於側。澄始欲探其所能，乃舉令以觀其意。澄執盞曰：「請徵書語，意屬目前事。」澄曰：「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」女低鬟微笑曰：「天色如此，歸亦何往哉？」俄然巡至女，女復令曰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澄愕然歎曰：「小娘子明慧若此，某幸未昏，敢請自媒如何？」翁曰：「某雖寒賤，亦嘗嬌保之。頗有過客，以金帛為問，某先不忍別，未許，不期貴客又欲援拾，豈敢惜。」即以為托。澄遂修子婿之禮，祛囊之遺之，嫗悉無所取，曰：「但不棄寒賤，焉事資貨。」明日，又謂澄曰：「此孤遠無鄰，又復淋瀝，不足以久留。女既事人，便可行矣。」又一日，咨嗟而別，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。既至官，俸祿甚薄，妻力以成其家，交結賓客，旬日之內，大獲名譽，而夫妻情義益決。其於厚親族，撫甥姪，洎僮僕廝養，無不歡心。後秩滿將歸，已生一男一女，亦甚明慧。澄尤加敬焉。常作贈內詩一篇曰：「一官慚梅福，三年愧孟光。此情何所喻，川上有鴛鴦。」其妻終日吟諷，似默有和者，然未嘗出口。每謂澄曰：「為婦之道，不可不知書。倘更作詩，反似嫗妾耳。」澄罷官，即罄室歸秦，過利州，至嘉陵江畔，臨泉藉草憩息。其妻忽悵然謂澄曰：「前者見贈一篇，尋即有和。初不擬奉示，今遇此景物，不能終默之。」乃吟曰：「琴瑟情雖重，山林志自深。常尤時節變，辜負百年心。」吟罷，潸然良久，若有慕焉。澄曰：「詩則麗矣，然山林非弱質所思，倘憶賢尊，今則至矣，何用悲泣乎？人生因緣業相之事，皆由前定。」後二□餘日，復至妻本家，草舍依然，但不復有人矣。澄與其妻即止其舍，妻思慕之深，盡日涕泣。於壁角故衣之下，見一虎皮，塵埃積滿。妻見之，忽大笑曰：「不知此物尚在耶！」披之，即變為虎，哮吼拿攫，突門而去。澄驚走避之，攜二子尋其路，望林大哭數日，竟不知所之。

盧從事

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。元和中，常有人遺一黑駒，初甚寒劣，傳素養歷三五年，稍益肥駿。傳素未從事時，家貧薄，矻矻乘之，甚勞苦，然未常有銜轡之失。傳素頗愛之。一旦，傳素因省其槽櫪，偶戲之曰：「馬子得健否？」黑駒忽人語曰：「丈人萬福。」傳素驚怖卻走，黑駒又曰：「阿馬雖畜生身，有鬚鬚曉言，非是變怪，乞丈人少留。」傳素曰：「爾畜生也，忽人語，必有冤抑之事，可盡言也。」黑駒復曰：「阿馬是丈人親表甥，常州無錫絲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。丈人不省貞元□二年，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，得錢一百貫？時通兒年少無行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，破用此錢略盡。此時丈人在遠，無奈通兒何。其年通兒病死，冥間了了，為丈人徵債甚急，平等王謂通兒曰：『爾須見世償他錢，若復作人身，待長大則不及矣。當須暫作畜生身，□數年間，方可償也。』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，不覺在江陵群馬中，即阿馬今身是也。阿馬在丈人槽櫪，於茲五六年，其心省然。常與丈人償債，所以竭盡驚蹇，不敢居有過之地，亦知丈人憐愛至厚。阿馬非無戀主之心，然記傭五年，馬畜生之壽已盡。後五日，當發黑汗而死，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。明日午時，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，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，當有一胡軍將，問丈人買此馬者。丈人但索□萬，其人必酬七□千，便可速就之。」言事訖，又曰：「兼有一篇，留別丈人。」乃驥首朗吟曰：「既食丈人粟，又飽丈人芻。今日相償了，永離三惡途。」遂奮迅數遍，嘶鳴乾草如初。傳素更與之言，終不復語。其所言表甥姓字，盜用錢數年月，一無所差，傳素深感其事。明日，試乘至市角，果有胡將軍懇求市，傳素微驗之。因賤其估六□緡。軍將曰：「郎君此馬，直七□千已上，請以七□千市之。亦不以試水草也。」傳素載其緡歸。四日，復過其家，見胡軍將，曰：「嘻！七□緡馬夜來飽發黑汗斃矣。」

李知微

李知微，曠達士也。嘉遁自高，博通書史，至於古今成敗，無不通曉。常以家貧夜遊，過文成宮下。初月微明，見數□小人，皆長數寸，衣服車乘，導從呵喝，如有位者。聚立於古槐之下。知微側立屏氣，伺其所為。東復有堦垣數雉，旁通一穴。中有紫衣一人，冠帶甚嚴，擁侍□餘輩悉稍長。諸小人方理事之狀，須臾，小人皆趨入穴中。有一人，白長者曰：「某當為西閣舍人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殿前錄事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司文府史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南宮書佐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馳道都尉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司城主簿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遊仙使者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東垣執戟。」如是各有所責，而不能盡記。喜者、憤者、若有所恃者、似有果求者，唱呼激切，皆請所欲。長者立盼視，不復有詞，有似唯領而已。食頃，諸小人各率部位，呼呵引從，入於古槐之下。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，杖策自東而來，謂紫衣曰：「大為諸子所擾也。」紫衣笑而不言。老父亦笑曰：「其可言耶？」言訖，相引入穴而去。明日，知微掘古槐而求，唯有群鼠百數，奔走四散。紫衣與老父，不知何物也。

李自良

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，落拓不事生業。好鷹鳥，常竭囊貨，為韝繼之用。馬燧之鎮太原也，募以能鷹犬從禽者，自良即詣軍門，自上陳。自良質狀健捷，燧一見悅之，置於左右。每呼鷹逐獸，未嘗不愜心快意焉。數年之間，累職至牙門大將。因從禽，縱鷹逐一狐。狐挺入古壙中，鷹相隨之，自良即下馬，乘勢跳入壙中。深三丈許，其間明明如燭，見磚塌上有壞棺，復有一道士長尺餘，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。自良因掣得文書，不復有他物矣，遂臂鷹而出。道士隨呼曰：「幸留文書，當有厚報。」自良不應，乃視之，其字皆古篆，人莫之識。明旦，有一道士，儀狀風雅，詣自良。自良曰：「仙師何所？」道士曰：「某非世人，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，此非將軍所宜有。若見還，必有重報。」自良固不與。道士因屏左右曰：「將軍神將耳，某能三年內，致本軍政，無乃極所願乎？」自良曰：「誠如此願，亦未可信，如何？」道士即超然奮身，上騰空中。俄有仙人絳節，玉童白鶴，徘徊空際，以迎接之。須臾復下，謂自良曰：「可不見乎？此豈是妄言者耶？」自良遂再拜，持文書歸之。道士喜曰：「將軍果有福祚。後年九月內，當如約矣。」於時貞元二年也。至四年秋，馬燧入覲。太原耆舊有功大將，官秩崇高者，□餘人從焉，自良積最卑。上問：「太原北門重鎮，誰可代卿者？」燧昏然不省，唯記自良名氏，乃奏曰：「李自良可。」上曰：「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，自良後輩，素所未聞，卿更思量。」燧倉卒不知所對。又曰：「以臣所見，非自良莫可。」如是者再三，上亦未之許。燧出見諸將，愧汗沾背。私誓其心，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。明日復問：「竟誰可代卿？」燧依前昏迷，唯記舉自良。上曰：「當俟議定於宰相耳。」

」他日宰相入對，上問：「馬燧之將孰賢？」宰相愕然，不能知其餘，亦皆以自良對之。乃拜工部尚書，太原節度使也。